

# 来吧,一起为丰收节嗨歌

□ 瞿长福

这是2018年9月23日,农历秋分。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,向我们盛装走来。她大从东北辽阔的黑土地走来,带着玉米大豆的深厚金色;她从南海边广袤的胶莱果丛中走来,带着海洋的宽厚和丛林的挺拔;她大从西北绽放的棉田里走来,带着广阔农场的奔放与醇厚;她从芬芳的中原大地走来,带着肥沃土地上庄稼人的豪迈与热情。这是全国人民的节日,更是全国农民的节日。这一天,属于亿万中国农民。

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,让我们一起为你高歌。

这是古老而年轻的岁月之歌。从远古人类步出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,农耕脚印开始逐渐遍及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,追求劳而有余、春种秋获就成为耕作农业的不变追求;沿袭日出而作、日入而息的自然法则,刀耕火种与马拉牛犁尽管缓慢地书写着传统农业的勤奋与艰辛,但人们对丰收的期盼,一刻也没有因为耕作的沉重而停止。

而当机器之轮不断驶过阡陌纵横的田野,大量“新农民”不断更换“老农民”手中的种子和镰刀,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早已不可同日而语,丰收两个字,依然是深深镌刻在土地上永不褪色的岁月写照。中国农民丰收节,就是在新时代昂扬奋进的旋律中,把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祈愿与幸福,以传统民俗节日的形式,赋予“庆祝丰收、弘扬文化、振兴乡村”的丰富内涵,深刻地镶嵌在新时代的坐标中。

这是传承与进步的文明之歌。祈祷丰收、追求丰收、享受丰收,是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共同喜悦。在中国农民丰收节之前,我国很多民族都有庆祝丰收的传统节日,畲族的丰收节、藏族的望果节、彝族的火把节,乃至家族村落秋收之后的老少团聚、把酒言欢、载歌载舞,无不寄托着人们对劳动的赞美、对收获的祝福。而设立共同的中国农民丰收节,以节令的形式,同声唱响各族人民的丰收之歌,不

仅展示出传统农耕文化的悠久厚重,更编织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相交相融的宏大经纬。

这一刻,人们以节相逢相聚,释放情感、传承文化、感受乡愁,点燃对那座山、那条河、那片土、那些人的情感寄托,享受农耕文化融入现代社会的崭新画面。有了这种传承与进步,就有了陕西杨凌从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官后稷“教民稼穡,树艺五谷”的起始地出发,如今成为我国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;有了这种传承与进步,就有了浙江安吉余村从10多年前的空中飞沙走石、河里泥浆遍布的“穷山恶水”景象,依靠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指引,实现乡村富裕与生态保护共生共赢。

这是奋斗与振兴的精神之歌。春种秋收、春华秋实,金色秋天描绘的是硕果满园;重农固本、本固国强,彰显了东方大国的“三农”情怀。中国农民丰收节,恰是新时代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与广大农民奋

发进取积极有为精神的生动象征。我们看到,这些年继续深化农村改革,农业连年丰收,粮食生产能力连续5年稳定在1.2万亿斤以上,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;我们看到,这些年农村改革、绿色发展、现代农业、乡村治理持续累进,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,农村社会保持长期稳定。这一切,体现了广大农民的伟大奋斗精神,展现了伟大祖国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。

成绩来之不易,丰收来之不易,同样,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之不易。如果说,“三农”政策令人鼓舞,“三农”成就令人兴奋,那么,摆在“三农”面前的繁重任务和艰难困苦依然“道阻且长”,还需要我们众志成城,团结奋斗,持之以恒地补齐我国现代化的最大“短板”,持之以恒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。尤其须牢记,中国要强,农业必须强;中国要美,农村必须美;中国要富,农民必须富。

今天,让我们一起为丰收节嗨歌!

## 新米之香

□ 李晓

“

风吹稻浪中,我多想委身于稻

田,悄然化为一株站立的稻子,明白

了世事沧桑,懂得了万物澄静

今年秋分这天,诞生了一个国家性的节日——中国农民丰收节,它是属于中国农民自己的节日。

一个国家,在秋天为农民与庄稼设立节日,这真是一个地气蒸腾的节日。在这个国家的大地上,一辈子靠种地为生的农民乡亲们,这个节日,也是在向你们表达致敬。

秋日温润的天气里,新鲜稻米散发出的袅绕香气,又让我涌起了对故土的思念。

一场秋雨过后,碧空如洗,住在山里的老周,正好喊我去他家吃新米饭。老周是我城里的朋友,他在山里有一块稻田,从春天开始播种,到秋天成熟的稻子,经历了三个季节的天光雨露。

稻子还没收割前,我到山里去过一次,老周像一个虔诚谦卑的老农民,身体伏在沉甸甸的金黄稻子前,用鼻子嗅着稻香,风一吹,田里稻子顺风摇摆,如快临盆的产妇,沉浸在迎接生命降临的喜悦里。老周在乡下的家,有他自己买的打米机,把晒干的稻子打出新米来,用柴火煮米粥,柴火灶里,是熊熊燃烧如发出朗朗大笑的松枝,偶尔听见松脂味哒哒地滴落在火焰中。蒸气四溢的锅里,新米粥“咕嘟咕嘟”冒着泡,浮在最上面的一层,老周说,那是米油,喝上一口,会有些黏嘴。

一个国外的作家这样说过,在所有的粮食中,大米是有灵魂的,其他都只能算是杂粮。读到这句文字,顿时击中了我的心房。

新米之香,在一年之中,秋的季节,隆重登场。一粒大米,在岁月的天光下,却充满了艰辛。

一粒大米,它从水田里的一株秧苗开始成长,经历了秧苗分蘖期、幼穗发育期、拔节孕穗期、抽穗开花期、灌浆结实期……一粒大米,经历了雨水、惊蛰、春分、清明、谷雨、立夏、小满、芒种、夏至、小暑、大暑、立秋、处暑。你看看,24个节气,一粒大米,从种子出发,到颗粒归仓,伴随了这些

节气的一半旅程。从春到秋,一粒大米经历了风雨雷电,还有农人匍匐大地滴下的汗水。所以赋予一粒大米灵魂,应该是有渊源的。

我对一粒大米最初的感情,是在乡下童年时。六七岁时,提着一个竹篮子,在收割后的稻田里,捡拾那些遗落在稻田里的稻子,每一穗稻子,都似串起的珍珠。把这些遗落在稻田里的稻子捡回来时,夕阳已经把一个孩子单薄的身影完全吞没了。奶奶晚上犒劳我的,是一罐在柴火上煮熟的米饭。那是我至今吃过的最香的米饭,是我对米饭最痴情的初吻。

在那些清贫的岁月里,大米却成为农人们的主食,他们吃的大都是玉米红薯洋芋这些杂粮。我13岁那年,爷爷大病,他弥留之际,虚弱地喊奶奶,他想喝一碗米汤。奶奶颤抖着一路小跑去找另一家人借了一碗大米,煮了米饭,把米汤端到爷爷面前,爷爷喉结滚动,艰难地吞咽下小半碗米汤后,伸出俩手指头朝房顶上指了指,歪过头去,走了。爷爷伸出的俩手指头是啥意思呢,而今似乎明白,他是满足了心愿,要去天堂散步了,只不过那里大概没稻田可种了。

那一年秋天,我离开故乡,由乡村学校转到县城去读书。路上看到一个村里人,在水田里吆喝着一头牛耕田,突然就倒下了,他比牛还累,还苦。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,一个人种着7口人的田,正准备把田耕完以后撒下谷种,自己却倒进了土里,化为泥土。所以当我吃着大米时,想着这样一个辛苦一世的农人,却没在床上寿终,心里很难受。不过我成人以后,改变了这种看法,一个农民倒在自己耕作的土地怀抱里,或许也是一种善终。

大米养育着我们,但它太普通了,有时竟忽略了它的存在。好比一个最亲的人,有时也突然模糊了他的样子。

平和的大米,你看它在田野里经历了季节的风霜,一旦归来,却是这样从容。人到中年的我,还没做到像躺在悠悠米罐里的大米那样沉稳安静,有时还如喝了老家高粱酿的烈酒后冲动任性,我行我素。我吃了多少大米,确实无法统计,但我对大米的深情,埋在心里,像井水蕴藏在厚土之下。而今,大米与文字的喂养滋润着我的生活,我希望我的文字一个一个字地排列,也像一粒大米一样,从灵魂的稻田里长出来。

米香,我一起想起这个词,就仿佛看到那风吹稻浪,我多想委身于稻田中,悄然化为一株站立的稻子,明白了世事沧桑,懂得了万物澄静。米香的香,它是沉厚大地散发的恒久之香,是万千命运绽放的馥郁芬芳。

## 留住乡村“活文化”

□ 林国强

“

原来乡愁还是那一件件曾经与我们

经年相伴,如今行将消失的农耕器具。

那里的故事,有年代,有人,有魂,是活的

湛蓝通透的天空,郁郁葱葱的绿,明丽温暖的黄,那微风里、空气里、草地里、泥土里、小河水里都弥漫着淳朴的乡味,那是丰收的气息,更是乡愁的气息。正值丰收的季节,浙北各地乡村喜迎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,人们相互祈福,庆祝丰收,分享喜悦,节日的气氛扑面而来。

嗅着泥土的芬芳,带着金秋的喜气,我走进了坐落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善琞镇车家兜村的农耕馆。我发现,原来乡愁还是那一件件曾经与我们经年相伴,如今行将消失的农耕器具。那里的故事,有年代,有人,有魂,是活的。

车家兜,原为河名,又是村名,兜不长,约800米,是村里的母亲河。历经岁月沉淀,饱含水乡温润的车家兜村有着悠久的农耕文化,宁静安详、朴素美好,享有“湖笔专业村”“蚕桑之乡”“美丽宜居”等美誉。这座占地面积700平方米的农耕馆,是由村支书郁根荣组织牵头,一手设计布展,历时5年建成的。馆里共藏有800多件不同时期、不同功用的农村民俗老物件,或整齐排列,或实景摆放,以实物的方式,诠释农耕文化,讲述农耕记忆。它们向每一位来访者,展示着浙北农村传统的生活场景、生活方式和民俗风情。

进入馆内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承载着风雨岁月的小木船,墙面展示了全村14个自然村的历史沿革、文物古迹、主要姓氏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图片。完备的农耕器具、琳琅的生活用品,大到风车谷仓,小到针头线脑,应有尽有。有犁、耙、碾头、风车、水车、扁担、筛子、簸箕、石磨、杆秤、油灯、大扁、蒸笼、风箱、瓦盆、瓦罐等。一切都是那么熟悉,那么亲切,让你有了到了家的感觉。这些曾经和农民朝夕相处的老物件,随着滚滚的城镇化浪潮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,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“再不搜集就没有了,有些东西可以用钱买,有些东西,一旦消失,有钱也买不到了。”在郁根荣眼里,这些老物件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贝。陪同的郁根荣告诉我,“这些陈列的老物件实物大部分由村民捐献,与它们的主人曾经日日不离,承载着村民几代人的家史,说它是一件器具用具,倒不如说是一件乡村文物,如今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归宿。许多人来看了,感到特别亲切”。

原来,这世上总有一些乡贤守护着生长的故土,总有一些乡愁未改,呈现出本来淳朴自然、原汁原味之美,将记忆封存,将乡愁留住,供后人咀嚼回味和遐想。

今年55岁的郁根荣,是土生土长的车家兜村人,高考落榜后,进乡镇企业做过工,1994年底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至今。2011年,车家兜村被列入南浔

区“农村土地综合整治”示范村,自然村农户要拆迁,宅基地要复耕。敬天惜物的农民倚仗了几千年的传统器具陡然被闲置了。何不趁此机会创建一个村农耕馆,为这些孤零宝贝找个安身立命之地,给大家留个念想,给乡愁留点记忆。郁根荣这一提议,很快得到村两委及全体村民的一致赞同。于是,在筹措资金建设设计布展、组织村民自愿捐献的同时,想方设法征集补缺。通过几年的苦心“淘宝”,那些濒危的、被岁月风蚀得沧桑如诗的农耕器具和生活用具,被郁根荣请进了“新家”。如今的农耕馆,已有“归田园居、农耕稼作、蚕桑时光、文史钩沉”四大类展厅,成为留住乡愁、凝聚人心的文化地标,村民的精神家园。先后接待了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河南、辽宁、浙江等地的参观团队,还吸引来自法国、美国、英国等高校师生的游学团,对农耕馆赞不绝口。

这些老物件看上去很旧,已经被岁月侵蚀得失去了光彩,可我喜欢这种沧桑感。我静静地凝视着这些承载着农耕文明记忆的每一件农具,每一件器物,不禁思绪翩翩,感慨万千。它们是农耕生活的注脚,传统文化的字典,对曾经的岁月,过往的历史,做着或简单或复杂的注释。它们沾染着乡村的气息,留给了后人一个个念想,更珍藏着温暖的旧时光。

保存它们,让老物件永远活着,对郁根荣来说,既是使命,也是责任。郁根荣向我讲述了收集农具的来之不易。他说村里没有钱,要不是村民和亲朋好友多方奔走全力相助,村里根本收集不到这么多东西。在收集蚕具实物时,他想到了已退休的吴巧珍,原先一直是村里负责蚕桑的,她家蚕具齐全,吴巧珍得知此意后,主动把伴随自己将近一生的30多件宝贝全部捐献。为此,农耕馆专门为她设立了一个展厅,叫做“蚕桑时光”。耕犁,这是农耕时代的老器具之一。为了这件宝贝,他寻访了全村乃至全镇也没着落,直到那年出差长兴,在一位村妇女主任的帮助下,才在安徽广德亲戚家淘到了这部完好无缺的耕犁。石碾,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大集体时的用品,当年就是用这家伙来碾实谷子等农作物的。而这石碾已被抛弃多年,三分之二陷入桑地,经高家兜自然村一村民提供线索,才成为馆藏。在一架龙骨水车前,郁根荣说,这是祖上的财物,后来他与叔叔家分门立户,这老水车分给叔叔家,叔叔家几次建房搬家都没舍得丢。他主动做叔叔工作捐给农耕馆,让它永远“活”起来……这一桩桩、一件件老物件的捐献故事,寄托着乡亲们对过往生活的忆旧情感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望。

岁月已老,记忆犹在。车家兜的故事,携着光阴的味道还在行走。走出农耕馆,回望时,我不禁对留住“活文化”、努力守护乡愁的郁根荣以及车家兜的村民们肃然起敬。